

史奇山泰

山猿虎

著斯甫羅
譯之

國書



天

天下出版行

史 奇 山 泰

山 泰 猿 人

著 斯 甫 羅 勃

譯 之 樂

社 版 出 下 天

1 9 4 5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
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

(外埠酌加郵運費)

元

泰山奇史

人猿泰山

有者作權不離印

著者 勃羅甫斯

譯者 樂之

發行者 天下出版社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總經售

正風出版社

分發行所

重慶
成都
蘭州

聯營書店

序

作者勃羅甫斯 (Edgar Rice Burroughs) 是現代英國的作家。

他的著作豐富極了，這部『泰山奇史』，是他最好的一部。

全書，分十集，有連續性，但也自成段落，可以拆開來看。這本『人猿泰山』，就是全書的第一集。

本書敘述英國貴族約翰·格來登爵士，奉英后命到遙遠的非洲去視察，帶了新婚的夫人愛麗思一同走上旅程，不幸船上水手叛變，殺了船主，放他們在一個荒島上，就在那裏生下一個孩子。他就是主人公泰山，不久母親死了，父親給人猿扼死了，他就給一隻母猿克拉養大，忘記了他自己是人，而以爲是人猿。過着獸類的的生活，鬥狼，鬥獅，找甲虫吃。以力智特殊，做了人猿之王。等到智慧漸漸地發達了，苦心研究書籍，無師自通，居然學會了英語，也會寫英文，祇可惜是不能發音，說話，智慧使他願意離開人猿，知道自己是人，獨住小屋，過人類生活的日子。這時荒島上來了尋寶得寶的美國人卜魯父，和繼承格來登爵位的侄子威廉們。他們的寶給水手劫了，而流落這個島

上。泰山處處保護他們。泰山見了密司琴痕，像吃了酒發瘋的人一樣，愛她愛到癡了，爲她不顧危險，力鬥獅子，殺人猿脫克，救出她的生命來，得到甜蜜的一吻。雖然泰山不會說話，却能用動作傳情，而有了一個羅曼史。泰山又救了一個法國軍官達拿，學會了法文，禮節，總是真真地做了一個文明人。後來泰山取了水手們所藏的寶物和達拿同到巴黎，在警察署驗了指紋，沒有得到報告，就匆忙地趕到美國尋琴痕。那時她正給一個債主甘羅逼得祇有以身抵償了，國寶物的歸還，身子就自由，威廉棄機求婚，琴痕以爲泰山總是一個野人，一時答應威廉的請求，等泰山有禮地去求懇，已經遲了。可是達拿發電證明他是「格來登爵士之子」，電文一到，如果取出證明，威廉的繼承權就可以取消，他可以一跌爲窮人，琴痕也可以一變爲窮人，但他爲顧全琴痕的幸福起見，丟掉電報，毅然離開琴痕，獨自還去法國轉途重返非洲。

以後各集的本事，容後佈。

本書係於歐戰初次大戰出版，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，還是歐美各國人民所最歡迎的一本讀物。其銷路之所以不食衰痕的原因，就在：女人公泰山生在人猿之中，力能擒獅殺虎，又苦鬥猩猩，敵黑人，救女人，愛女人等熱鬧情節。故事：冒險，離奇，曲折，步步引人入勝；場面：緊張，驚險，刺激，處處神妙莫測。尤其寫泰山不會說話而會對一個美麗的英國少女琴痕傾情，使那少女起了初戀，這個羅曼史爲切實，

內容，走人猿了，更有不成功的。

不久，這部被採為電影的脚本，製成影片後，運動全場觀衆。

這片到了中國，中國人看了都發狂，都說好極了。對於非洲的人獸生活以及當地風光，可以一覽無遺。最好的地方，在故事裏，說出歐美人崇拜體力，崇拜毅力，崇拜愛情，一切以堅強的精神戰勝之，使我們想到他們之所以雄步世界，就是這種精神維護着的緣故。反之，我們中國人的崇拜文弱書生的觀念，實有提出反抗的必要。關於這點，我們不能加予忽視，使我永遠不忘的，是我一個女朋友某小姐，她親自告訴我，她看了這個電影，感動極了，先後一共看了五次。

至於故事的本身，取材現實，態度謹嚴，決非憑幻想所寫出來的小說，所以我願意介紹讀者之前。

本書承出版社主人特約翻譯，經過半載有餘的時間，纔得完工，雖然不能說是最精心的譯筆，却自問也算化了相當的心血了。如尙不妥之處，尙乞教正。

譯者三四年一月

泰山奇史第一集

人猿泰山

勃羅甫斯維著
樂之譯

第一章

讀者，「大凡一件事，假的當真，那麼真的也是假的了；真的當假，那麼假的也可以當作真的看了。」我這部書所敘述的故事，是真是假，我本人却不敢說哩，如果說他真的罷，這部書敘述若無數奇怪的事，固然趣味盎然，但讀了不免說是沒有這回事罷。說牠假罷，裏面所敘述的男女私情的事，那一樣不是現社會經常習見的事，那裏還有假的。書裏所說的那種茹毛飲血的蠻人，以及兇猛的野獸，獅，虎，猿，猴，兕象，鱷魚

，蟒蛇等動物，那一種不是深山大澤裏所有的，我決不能在書裏捏造而杜撰着。老實說，我的寫這部書，是有所根據的，那是一個朋友所供給的資料。他特地遠遠地渡過大西洋到我這裏，化了幾天的時間，告訴他所知道的一個奇怪的故事，還檢出一堆多年的日記和英國政府僑民部的存案，來證實他的話是千真萬確。當我初聽倒是懷疑，但我見了文件，自然是相信了，那個朋友把這故事說完了，再三囑咐我寫成書本，把故事裏的主人公的事蹟傳揚着。這時我閒着無事，也覺得這事也有公開的必要，於是把他所說的故事，以及日記文件等的記載，稍加編纂，而寫成這部小說。讀者，這個故事，信不信由你。

英國倫敦，有個貴族約翰。克來登爵士，於×年奉政府命，到非洲西部英屬殖民地去視察，專門調查當地土人的生活狀況，以及物產情形外，還有其他的特殊的任務。

那時歐洲有個小國，知道當地土人的文化落後，愚笨無知，派人到那裏疏通，贈送許多東西，准許他們招練軍隊，過了一個時間，他們的野心就暴露出來了，他們用強蠻的手段，指使軍隊搶奪各地土人的橡皮和象牙兩種名產。土人很不滿意這個國家，他們責備着這個國家欺騙他們，說當了兵又怎樣的得到好處，但他們嘗了士兵之後，十個有九個就沒有下落了。據當地的英僑說，『可憐那些土人充當入伍之後，他們就當了奴隸。明明是兵役期滿，可以退伍休息了，那軍官白人騙他們還應該服役幾年才能退伍。還加上其他種種不平的待遇，使人着了就要生氣的』。英政府得了這個消息，立刻派兵來

登到非洲來實地調查真相，準備到某一個時間來訴之武力，給強暴者一個打擊。

格來登爵士，是個身體高大，強壯，剛毅，沉着，聰明，有着一雙灰色眼睛而受過軍事訓練的人。他原在陸軍部工作，後來被政府遷調到僑民部服務。那時他正力壯有為，所以英后把這件重要的事交他辦理。格來登接到這個命令，想憑他自己的本領可以處理得很好，顯出自己的才能來；但轉想這新婚纔是三月，怎能帶着新夫人到荒蠻的非洲去呢，於是發起愁來。他很想辭去這個職務，但她婉勸着不能辭職，而懇切地要求：帶她一同到非洲去，讓她多見一種見識。這使他不忍心拒絕着這個嚴重的職務。當時他倆的家族兄弟姊妹以及親友們都來拜訪，有的婉勸着不能冒險遠行的，有的熱烈地恭賀着有這樣的榮行，有的是專誠爲他們話別，送行。

一八八八年五月×日的早晨，天氣晴朗，格來登爵士偕同新夫人阿麗思在多弗海峽乘了輪船向非洲出發。一個月之後，他倆平安地到達弗里耶丁一隻名叫「弗爾多」帆船向政府所指定的地方開去。

那知「弗爾多」航行才兩月，就失跡了。消息傳到政府那裏，立刻派五六隻軍艦在非洲海岸一帶搜索，一定要找她一個下落出來。不過幾天的時間，在聖海麗娜島的淺灘上發現了這隻船屍，牠已經是破爛得不像樣子了。軍艦上的人們，見到這個情形，都以爲船都損壞，格來登夫婦一定犧牲了，用不到再去尋找了，於是紛紛回國，把經過的情形呈報英后。事情過了幾年，他倆的家族和親友裏固有妄想他們或許仍活着的，但大多

數的人們都認爲他倆不能生還了，慢慢地淡忘下來，把這件事當作一個故事看着罷了。一第爾多，是隻三桅船，載重一百噸，規模相當的大。船上的水手們是一羣惡魔，出身強盜，或是流氓，國籍各國都有。船上辦事的人們，身長力大，行爲惡劣，他們刻薄地虐待水手們，水手們仇恨他們。那船主是個精明強幹的傢伙，爲人過於橫暴，對於水手們奴隸虐待，歡喜踢打，或竟至開放手槍，以爲對水手們不是這樣就不能鎮壓了。

格來登夫婦在船上的頭幾天，是平安地過着，過不了幾天，事故就發生了。一個早晨，船主立在甲板上和格來登夫婦閑談着。那時有兩個水手在洗抹船身，他倆背向船主們慢慢地洗過來。沒有一刻鐘，一個水手彎着腰在船主身後工作着。這時船主忽然轉過身來撞到水手的身子，絆了一交倒下來，渾身都是泥漿，這樣狼狽的情形，使得站在甲板上的水手們都哄然狂笑着。笑聲刺激着船主跳了起來，一臉的怒氣，對準絆他一交的水手當胸一拳，這拳力量很強，把水手打倒在地。爬也爬不起來。那跌倒的水手，是個矮小的老人，他就是睜着眼盯着他，同洗船的伙計。那個伙計倒是雄健的傢伙，看到伙計被打得太慘了，忽然跳上去一拳，把船主打了下來。船主氣極了，不等爬起來，拔槍對準着仇人的心臟放着。格來登敏捷地跳過去用手把槍一掀，子彈祇是打在水手的腿部，而救了水手的一條命。

格來登正嚴厲地責問着船主。

「你這樣的兇暴，我實在看不慣，我夫婦在船上一天，就要管束你一天，我警告你，以後絕對不能這樣！」

船主原想反抗的，見到格來登的身體，是相當的高大和強壯，覺得不能輕易對付；他又是一員官吏，萬一動了手給過路的海軍來干涉，那是更難於對付了，因此默然地沉着臉向着船艙邁步走去。這時那兩個水手給伙計扶了起來，向格來登道謝着，卻不帶格來登就答謝顛拐地走進艙裏去。

以後格來登夫婦和船主幾天不大交談，見了面，船主的臉老是沉着，敷衍幾句話就自管自地走了。格來登夫婦照常常在船主的艙房裏用餐，船主推着有事不來參加，讓他們兩個人吃着。船上的職員們，個個是個粗人，和上流人談不來，合不來，見到船主疏遠他倆，他們也就跟着疏遠他們。這樣格來登夫婦祇是兩個人在甲板上散着步，默默地不響，他們不理會人，職員和水手們也不招呼他倆夫婦。

格來登夫婦雖然和船上的人們疏隔着，見到個個的臉色都很緊張，推測着船上又要發生事故了。格來登夫婦意會着，祇是不便說出嘴來。

過了幾天，格來登果然在甲板上見到四五個水手們抬着一個人下着艙，後面跟着一個大副，他手裏捏着一根鐵棍，邊走邊冷笑着。格來登知道這是那天的事的重演，不便加于干涉，所以也不問一聲，可是他焦慮着，如果讓他們這樣演劇似的演下去，結局一定很壞，也許要連累到他夫婦兩個的生命。

第二天早晨，看見遠遠地有一道濃煙，知道有隻輪船來了，不久發現是隻兵艦。過了一刻，那兵艦駛近了，格來登忽然想到請求船主把他們送上兵艦罷，但對船主說不出理由來。如果說了，那不是給船主發笑嘲笑他膽怯而無用麼？於是張望着兵艦駛着遠去了。可是看到兵艦的桅桿，却又反悔了，追悔着爲什麼不要求上那兵艦去呢？然而事已遲了，現在連反悔也是沒有用了呀。

那時格來登夫婦倚着欄桿對兵艦的桅影悵悵着，那從前遭船主所打的老水手，正拿着抹布又在洗抹船板，他慢慢地向格來登夫婦站的地方來。

他到了格來登的身邊。

「先生，」他輕輕地說着，「你看罷，大事要發生了。」

「什麼？我不懂你的話！」格來登詫異着。

「唔，先生，你沒有看見這幾天的事麼？那惡魔船主和他部下的一羣惡狗，太把我們伙計不當人看了，動手就打，昨天打死了三個人，今天又打死了兩個。別人到可以罵虎，獨有麻格爾不能罵虎，他現在腿上的槍傷復原了！他一定要報仇的。」

「那麼船上有事變了。」

「事變？變什麼呢，不過是殺人罷了。」水手輕輕地說，「先生，你等着看罷。」

「大概什麼時候呢？」格來登發急地問着。

「快了快了！」水手答着，「我原不想說的，爲着你爲人太好了，所以我就告訴你。」

照：那時你不要多話，聽見槍聲就避到槍裏去，如果你說話，一定有人送你一顆子彈。

「他說了，又抹着船板走了。」

格來登夫婦聽了老水手的話，相互吃驚面面相覷着。

過了一會，格來登說，「阿麗思，我們怎樣辦呢？」

阿麗思說，「約翰，我想你應該去關照船主，這也許還有挽救的方法罷。」

「話是對的。如果爲我們自己着想，我不能去關照。我救了那水手的命，他們應該感激我的。如果一旦告發了，水手們一定不放手我的，也許生命反是愈沒有保障了。」

•

「不對，你應該告發，你知道了不告發，不是和他們合謀麼？」

「阿麗思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罷。我的不去告發，完全爲了你。我要保護你，這是我的責任。這個事變的發生，是船主自己招來的，他這樣橫暴，就是說了也不中用。我爲什麼這樣慢，爲了船主個人問題，使你冒着危險呢。你要明白，這水手們，都是粗人，不得罪就沒事，一得罪了那就闖了禍了。」

阿麗思的臉變着色說，「約翰，這是責任，你不能推卸。我爲求個人安全，使你不能盡職，我難道是個人麼？我知道危險要來的，可是不懼怕，我會同你一同去抵抗。」

「好，你的話很對，」格來登笑了，「你一定要我告發，我就去。祇怕那船主不聽。」

罷。但事情是難於預料的，也許這事不至於發生，也許是老水手的胡說，借個機會發發牢騷。百年以前，水手專變，不算一回事，現在是一八八八年的文明世界了，這樣的事不至於有了罷。那邊船主過去了，我去關照罷，我說了就來，我實在不願意和這種粗人說話哩。」

他走到船長室，在門口輕輕地敲了兩下。

船主生氣似的說着，「誰呀，請進來！」

格來登推了門進去，隨手關好。

「有什麼事麼？」

「我有事來驚擾的，剛纔我得到一個消息，特地來報告，我不能說牠是真是假，希望你早點作着準備，船主，你可知道你的水手們要生變麼？」

船主聽了跳了起來，指着格來登大罵。

「格來登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多管閑事。你干涉我船上的事，萬一發生事故，你該倒楣，但於我無關。哼，你以為做了貴族就可以吃人了麼？你要明白，我是船主，大小事由我處理，用不到你多心！」

船主的臉發着青色，脾氣很大，用拳頭捶着桌子，發出巨大的響聲。格來登看了這樣態度，鎮靜地指着他說着。

「船主，我有一句話告訴你，請你不要生氣，你是人間的活寶，你知道麼？」

他冷笑一聲轉身走出艙長室。

他找到阿麗思說「喂，我原說不用關照的，倒碰了一鼻子的灰。這個瘋狗，不但不能激我，却同我大鬧起來。真氣死人。現在我們不必管這瘋狗的死活，我們想自己的辦法罷。我們到艙裏把手槍找出，帶在身邊防衛罷。可惜我兩枝長槍和有些子彈在大艙裏，沒法去取，如果有了長槍，那就不怕一切了。」

他們走到艙裏，看見他們的東西被翻得一塌糊塗，所有的箱子都打開了，衣服和雜物摔得滿地都是。

格來登說，「怎麼，他們要比我們性急得多，阿麗思，你幫着我檢查，究竟少些什麼東西？」

經過他們一次檢查，除了兩枝手槍和一些子彈之外，什麼也沒有少一樣東西。

「不得了，他們單拿兩枝手槍，糟了！」格來登發急着。

「約翰，」阿麗思也急了起來，「怎樣辦呢？」

阿麗思交接着說，「船主那裏，我不願你去受辱，去告發也沒有用，事情到了這樣，我想，我們祇有嚴守中立。船上的職員如能出來調解，那就好了。不然，我們唯一的希望，全靠「中立」這兩個字了。」

格來登正想說話，忽見門下塞進一張紙片來，這是怪事，他正要開門去看誰在塞紙片呢？却給阿麗思拉住了。

「約翰，不要看，我們不是守中立了麼？這個人避不見面，我們看他做什麼？」
格來登站著，看看這張紙片全部塞進來之後，拾起一看，原來是幾行潦草的字，命令他們不許把遺失手槍的事向船主報告，老水手所說的不許洩漏一個字，如有違背等情，當心腦袋。

格來登看了畏嘆着說，「事情嚴重了，我們祇能服從他們的命令。唉，我們的生命不知道怎樣了哩。」

第二章

第二天早晨，格來登正想到甲板上散步的時候，忽然聽着一聲槍聲，接着就連響了幾槍。他向前一看，祇見甲板上站了很多的人，一邊是船主和國五個職員，一邊是一羣水手們，個個像要吃人的樣子，首領是麻格爾。過了一會，船主開着槍，水手們立刻四散躲藏著，有的躲在桅杆後，有的鑽索後，有的門後，也不示弱地一一回槍射擊。不久，船主的一邊倒下一個，水手們一邊，倒了兩個。這時船主一邊祇有四個了，四個裏，船主的槍彈完了，二副的槍管爆炸了，他們祇有兩枝槍在應戰着。水手們覺得機會來了，哨子一響，全體水手們湧了上來，開着手槍，揮着刀斧，舞着鐵棍，逼取船主們。他們的嘴亂叫着，亂罵着。相持了一刻，船主忽然給一個水手們裏的長大的黑人，一斧劈成兩片，倒下了來。不到一分鐘，其餘三個也給水手們打死的打死，打傷的打傷。一場慘劇在幾分鐘裏結束了。格來登原是立在艙口啣着烟咀在觀戰的，看到鬥爭結